四庫全書

史部

十六國春秋卷三十一

前燕録九

裴嶷 開

裴嶷字文𦳣河東聞喜人也父昶晉司隷校尉嶷清方有才幹器畧魁偉累遷中書侍郎轉給事黄門郎滎陽太守屬天下亂嶷兄武先為玄菟太守嶷遂求為昌黎太守至郡久之武卒嶷被徵乃將武子開以喪俱南過

廆廆敬禮之及去厚加資送行達遼西道路梗塞嶷欲北還就廆開曰鄉里在南柰何北行且等為流寓今段氏強慕容氏弱何必去此而就彼也嶷曰中國喪亂今往就之是相率而入虎口也且道路遼遠何由可達若俟其清通又非歲月可冀今欲求托足之地豈可不慎擇其人汝觀諸段豈有遠畧且能待國士乎慕容公修仁行義有伯王之志加以國富民安今往從之高可以立功名下可以庇宗族汝何疑焉開從之乃與族廆既

至廆大喜時諸流寓之士見廆草創並懷去就㠂首定名分為羣士啓行廆甚悅之以為長史委以軍國之謀㠂言於廆曰晉室衰微介居江表中原之亂非明公不能拯也令諸部雖各擁兵然皆頑愚相聚宜以漸并取為西討之資廆深善之及悉獨官寇逼城下外內騷動廆問計於㠂㠂曰悉獨官雖擁大衆軍無號令衆無部陣若簡精兵乘其無備坐成擒耳廆以為然遂陷寇營威德甚振遣使獻捷於建康妙簡行人令㠂將命初朝

廷以麁僻在荒遠猶以邊裔之豪處之嶷既使至盛言麁之威畧四海英賢並為其用朝廷始重之嶷將還帝欲留嶷謂嶷曰卿中朝名臣當留江東朕别詔龍驤送卿家屬嶷辭曰臣少蒙國恩出入省闥因事遠寄投迹遐荒今遭開泰得覲朝廷復賜恩詔侍奉輦轂於臣之私實為厚幸但以舊京淪没山陵穿毁名臣宿將莫能雪恥獨慕容龍驤越在遐表竭忠王室慷慨之誠義感天地方掃平中壤奉迎皇輿故遣使臣萬里歸誠今若

留臣不返必謂朝廷以其僻陋而棄之孤其向義之心

使懈體於討賊此微臣之所甚惜區區忘身為國貪還

返命耳帝曰卿言是也乃遣嶷還廆後謂羣僚曰裴長

史名重中朝而降屈於此豈非天以授孤也遷為遼東

相轉樂浪太守

武子開字士先與嶷同歸仕廆任為車騎司馬才畧深

遠屢進奇策於廆事多納用尋轉軍諮祭酒

游邃

游邃廣平人也與逄羨宋奭皆嘗為昌黎太守中國喪亂邃與黄泓俱避地於薊後歸仕廆為龍驤長史創定朝儀初王浚屢以手書招其兄暢暢欲赴之邃曰彭祖刑政不修華戎離叛以邃度之必不能久兄且盤桓以俟之耳暢曰彭祖忍而多疑頃者流民北來命所在殺之今手書慇懃我稽留不往將累及卿且亂世宗族宜分以蕝遺種邃從之暢竟歸浚與浚俱沒於石勒邃子泓仕為居就令

高瞻　子開　商

高瞻字子前渤海蓨人也少而英爽有俊才身長八尺二寸光熙中調補尚書郎永嘉之亂還鄉里乃與父老議曰今皇綱不振兵革雲擾此郡沃壤憑固河海若兵荒歲儉必為寇庭非圖安之所王彭祖先在幽薊據燕代之資兵强國富可以託也諸君以為何如衆咸稱善遂與叔父隱率數千家北徙幽州既而以王浚政令無恒乃北依崔毖隨毖如遼東毖與三國密謀伐廆瞻固

諫以為不可毖不從及毖奔敗瞻隨衆降彪彪署為將軍瞻稱疾不赴彪敬其姿器數臨侯之撫其心曰君之疾在此不在他也今晉室喪亂天子播越四海分崩蒼生紛擾莫知所係孤欲與諸君匡復帝室翦鯨豕於二京迎天子於吳會廓清八表侔勲古烈此孤之心也孤之願也君中州望族冠冕之餘宜痛心疾首枕戈待旦以同斯願奈何以華夷之異介然疎之哉且大禹出於西羌文王生於東夷立功立事惟問志畧何如耳豈以

殊俗不可降心乎瞻仍辭疾篤不起廆頗不平又與龍驤主簿宋該有隙該陰勸廆除之廆不從瞻聞其言彌不自安遂以憂卒

瞻長子開仕儁為昌黎太守時土豪封放與趙故太尉劉準聚衆自守不附於儁儁遣開討之開至渤海準放迎降遂署為幕府叅軍從太原王恪征冉閔於襄國恪皆騎兵而閔多步卒開說恪以誘致平地擊之閔遂敗走開被重創而卒

開弟商剛毅嚴重好學有事幹為儁范陽太守聞凡開戰没悲哭歐血病不能起扶杖乃行儁名見之商涕泣不勝儁顧謂左右曰自古友于之愛未有如商者也即日拜昌黎太守商泣辭曰臣凡亡於此郡臣故不忍為之儁愍而改授遼西

劉讚 一作讚

劉讚字彦真平原人也經學該通為世純儒性甚清貞非禮不動弟子從之受業者常數百餘人䖏重其德學

引為東庠祭酒使太子皝師事之

陽裕

陽裕字士倫右北平無終人也少孤兄弟皆早亡單煢獨立雖宗族無能識者惟叔父躭幼而奇之曰此兒非惟吾門之標秀乃佐時之良器也刺史和演辟為主簿王浚領州轉治中從事忌而不能任石勒克薊城問棗嵩曰幽州人士誰最可者嵩曰燕國劉翰德素長者北平陽裕幹事之方勒曰若如君言王公何以不任嵩曰

王公由不能任所以為明公擒耳勒方欲任之裕乃微服潛遁令支時鮮卑單于段疾陸眷為晉驃騎大將軍遼西公雅好人物虛心延裕裕謂友人成泮曰仲尼喜佛肸之名以匏瓜自喻伊尹亦稱何事非君何使非民聖賢尚如此況吾曹乎眷今名吾豈徒然哉泮曰今華夏分崩九州幅裂軌迹所及易水而已欲偃蹇考槃以待通者俟河之清也人壽幾何古人以為白駒之歎少游有云郡掾足以蔭後況國相乎卿追蹤伊孔抑亦知

幾其神也裕乃應之拜郎中令中軍將軍處上卿位歷事段氏五主甚見親重其後段遼與皝相攻裕諫曰臣聞親仁善鄰國之寶也慕容與國世為婚媾且皝令德之主不宜連兵構怨凋殘百姓臣恐禍害之興將由於此願兩追前失通好（一作款）如初使國家有泰山之安蒼生蒙息肩之惠遼不從出為燕郡太守北平相及石虎攻遼長驅入薊裕帥其民數千家登燕山以自固諸將恐其為後患亟欲攻之虎曰裕儒生矜惜名節恥於迎

降耳無能為也遂過之既克令支裕詣軍門降虎讓之曰卿昔為奴虜走今為士人來豈識知天命將逃遁無地邪對曰臣昔事王公不能匡濟逃於段氏復不能全今陛下天網高張羅絡（一作籠絡）四海幽薊豪傑莫不向風如臣比肩無所獨愧生死之命惟陛下制之虎悅其言即拜北平太守徵為尚書左丞段遼之請迎於虎也裕以左丞（一多相字）為征東將軍麻秋司馬秋敗裕為皝軍所執送之於皝皝素聞裕名命釋其囚拜郎中令遷大將

軍左司馬東破高句驪北滅宇文歸皆預其謀皝甚器重之及遷都龍城一作和龍裕雅有巧思所制城池宫閣皆裕爲之規模裕既仕皝日近寵秩在舊人之右性謙恭清儉剛簡慈篤雖歷居朝端有若布衣士大夫流亡覊絶者莫不經營收葬存恤孤遺士無賢不肖皆傾身以待之是以所在推仰初范陽盧諶每稱之曰吾及晉之清平歷觀朝士多矣忠清簡毅篤信義烈如陽士倫者實亦未幾也及死皝甚悼之比葬三臨時年六十一

陽鶩

陽鶩字士秋右北平無終人也其父躭清直沈敏仕為遼西太守慕容翰攻段氏於陽樂破而獲之廆甚敬禮用為謀主官至東夷校尉母李氏博學有母儀躭常升堂拜之鶩少清素好學器識沈遠起家為平州別駕屢獻安時强國之策事多聽用廆甚奇之及皝即位遷左長史東西征伐參謀帷幄封建寧公皝臨終謂儁曰陽士秋士行高潔忠幹貞固可託大事汝善待之儁將圖

中原驚制勝之功亞於太原王恪暐既嗣立申以師傅之禮親遇日隆及為太尉慨然而歎曰昔常林徐邈先代名臣猶以鼎足任重終辭三事以吾虛薄何德以堪之固求罷職辭甚懇至暐優容不許驚歷事四朝年耆望重自太原王恪以下皆禮拜之而驚謙恭謹厚過於少時戒束子孫雖朱紫羅列無敢違犯其法度者性尤儉約好施無倦位為台保爵為郡公常乘敝車瘠牛卒無殮財人士莫不痛惜之謚曰敬其子瑶秦苻堅時王

猛薦為著作佐郎尋歷顯官

封奕

封奕字子專渤海蓨人也其祖釋仕晉東夷校尉遼東附塞鮮卑素喜連等入邊為寇攻掠郡縣釋不能討廆擊斬之遂平遼東會釋疾病奕時尚幼乃以屬之於廆釋卒廆召奕與語悅之曰奇士也補小郡督釋子冀州主簿悛幽州叅軍抽咸來奔喪廆見之曰此家抎抎千斤犍也以道不通喪不得還皆留仕廆廆以抽為長史

悛為參軍未幾復以奕為軍諮祭酒軍國機要悉以委之皝既嗣位其弟仁東據平郭以叛遼東郡縣多懷疑二皝遣奕慰撫之道路梗塞奕乃引還因討鮮卑木提於白狼克之段遼入寇柳城守將不能自固奕率衆救之城垂沒奕整陣力戰賴以得全遷右司馬尋擊宇文逸豆歸大獲而還其別部大人皆下之進鎮軍左長史遂與諸將佐勸皝稱燕王奕進位相國封武平侯討平冉閔在相位十五年政務之暇留心講論接引後進如

若不及喜怒不形於色儁即帝位進為太尉領中書監復十餘年遂為定策元勳及暐之世欲從龍城宗廟社稷及所留百官家屬必得耆德大臣迎之乃遣奕與侍中慕輿龍往迎既至暐親率羣臣謁於道左奕以暐建熙六年卒謚曰匡公

宋該

宋該字弘宣（一作宜弘）平原人也與同郡劉翔杜羣先依王浚又依段氏皆以為不足託帥諸流寓同歸於廆廆舉

為龍驤主簿轉右長史麃初為車騎該等以麃立功一隅位卑任重等差無别不足以鎮華夷共表請進麃官爵朝廷不許（一作朝議未定）會皝嗣立乃燕羣臣於承乾殿以該性貪故賜布百餘足令自負而歸重不能勝乃至僵頓以愧辱之後遷遼東内史得侍郎韓偏賄賂舉為孝廉皝下令曰夫孝廉者道德沈敏貢之王庭偏往助叛徒迷固之罪至王威臨討憑城醜詈此則悖（一作勃）逆之甚者也奈何舉之剖符於朝何所取信該下吏可正四

歲刑偏行財祈進虧亂王典可免官禁錮終身

韓恒常一作

韓恒字景山灌津人也紀事本末作安平人父黙以學行顯名恒年十歲能屬文師事同郡張載載奇之曰王佐才也身長八尺一寸博覽經籍無所不通永嘉之亂避地遼東依於崔毖廆既逐毖恒隨俘虜徙於棘城名見與語悅之拜參軍事咸和中宋該等建議表請廆為大將軍燕王之號廆將許之命羣僚博議咸以為宜如該議恒駁

曰自羣胡乘間人嬰荼毒諸夏蕭條無復綱紀明公忠武篤敬一作篤誠憂勤社稷抗節孤危之中建功萬里之外終古勤王之義未之有也夫立功者患信義不著不患名位不高故桓文有寧復一匡之功亦不先求禮命以令諸侯今宜繕甲兵候機會除羣兇清四海功成之後九錫自至且要君以求寵爵者非為臣之義也㢈頗不平之出為新昌令及戩為鎮軍復叅軍事遷營邱太守政化大行儁為大將軍徵拜諮議叅軍尋加揚烈將軍

儁既僭號將定五行次衆論紛紜恒時疾在龍城乃名決之恒未至而羣議以為燕宜承晉為水德既而恒至言於儁曰趙有中原非惟人事天所命也天實與之而人奪之臣竊謂不可且大燕王迹始自於震於易震為青龍受命之初有龍見於都邑城龍為木德幽契之符也儁初雖難改後終從恒議秘書監聶熊聞恒言歎曰不有君子國何以興其韓令君之謂乎後與李產俱傅東宮從太子暐入朝儁顧謂左右曰此二傅一代偉人

未易繼也其見重如此恒初無傳乃見夢於子故遂紀之

鮮于亮

鮮于亮范陽人也初仕石虎為別將與麻秋帥衆迎段遼太原王恪擊敗之亮失馬步緣山不能進因止端坐恪兵環之叱令起亮曰身是貴人義不為小人所屈汝曹能殺亟殺不能則去亮儀觀豐偉聲氣壯厲燕兵憚之不敢殺乃以白皝皝使人以馬迎之與語大悦拜為左常侍以崔毖之女妻之後皝自率大衆征高句驪亮

言於皝曰臣以俘虜蒙王國士之恩不可以不報今日是臣死日也願效死前驅遂與數十騎先犯高句驪陣所向摧潰儁既嗣立復以亮為前鋒將軍伐趙攻拔薊城陷陣先登威名顯著以功遷揚威將軍歷章武齊郡二郡太守

高詡

高詡遼東人永嘉之亂避地隱居建武初廆自稱大單于詡乃杖策見之曰霸王之資非義不濟今晉室雖微

人心猶附宜遣使江東示有所尊然後仗大義以征諸部誰敢不從此霸王之資也廆善之拜為郎中令皝嗣立遷玄菟太守以平征虜仁功封為汝陰侯轉左長史翊善天文皝常謂之曰卿有佳書而不見與何以為忠蓋翊曰臣聞人君執要人臣執職執要者逸執職者勞是以后稷播種堯不與焉占候天文晨夜甚苦非至尊之所宜親殿下將焉用之也皝默然及謀伐宇文逸豆歸翊乃進曰宇文强盛今不取必為國患伐之必克然

不利於將出而告人曰吾往必不返然忠臣不避也將發不見其妻使人語以家事而行逸豆歸果大敗身為流矢所中卒

乙逸

乙逸平原人也仕為東夷護軍慕容仁之叛逸棄城奔還轉玄菟太守儁建留臺於龍都遷尚書專委留務尋遷幽州刺史被徵為左光禄大夫夫婦共載鹿車逸子璋隨從常數十騎服飾甚麗奉迎於道左逸大怒閉車

不與言到城乃深責之璋猶不悛逸常憂其必敗而璋更被擢用頻歷顯位至中書令御史中丞逸乃歎曰吾少自修立克己守道僅能免罪璋不治節儉專為奢縱而更居清要此豈惟璋之忝幸實時世之陵夷也

鞠殷

鞠殷樂浪太守彭之子也彭初守樂浪趙石虎來伐境內多叛應之彭選壯士數百固守棘城城得不沒趙兵既退大加賞賜殷仕儁為尚書左丞太原王恪克廣固

遷殷為東萊太守彭時為大長秋以書戒殷曰王彌曹嶷必有子孫汝善招撫勿尋舊怨以長亂源殷推求彌從子立嶷孫巖於中山請與相見深結意分彭復遣使遺以車馬衣服郡民大安

張鴻

張鴻范陽人也仕虦為黄門郎甚寵愛之鴻頤下忽生鬚三根長寸餘虦由是不恱乃遣出宫使看鵞鴨

侯青

侯青武邑人也一云朝那人仕僞將作大匠屯騎校尉

機巧有筭略驍勇善騎射每從征伐先登陷陣僞常擬

之張飛

韓寀

韓寀昌黎人也仕僞為謁者僕射揚威將軍子晒一作景

降於魏

張怖

張怖字文祖清河武城人也為燕豫州刺史怖少孤貧

隨母長於舅氏令其牧牛怖幼而好學事母以孝聞每日必於牧牛之暇採樵二束菜二本一以供母一以顧人書晝則折木葉學書夜則以所書者讀之

成公都

成公都晉興元吳人也都驍猛有勇力陽勇之戰陽勇疑誤年十八横矛大呼賊不敢當獨步當時擬之方叔論者咸曰當求之於古造次無其比也

十六國春秋卷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十六國春秋卷三十二

前燕録十

李産 子績

李産字子喬范陽人也少剛毅有志格永嘉之亂豫州刺史同郡祖逖素好從横擁部衆於南土力能自固産往依之會逖卒其弟約領逖之衆無綏御之才不為士卒所附産見約志趣異常謂所親曰吾以北方鼎沸故

遠來就此冀全宗族今觀約所為有不可測之志吾託名姻親當早自為計無事復陷身於不義也爾曹不可以目前之利而忘久長之策乃率子弟十數人間行還鄉里仕於石氏為本郡太守及僞南征前鋒達郡界鄉人皆勸産降産曰夫受人之禄當同其安危今若捨此節以圖存義士將謂我何城潰始詣軍門請降僞朝之曰卿受石氏寵任衣錦本鄉何故不能立功於時而反委質乎烈士處身固如是邪産泣曰誠知天命有歸非

微臣所抗犬馬為主豈忘自效但以孤窮勢蹙致力無術僶俛歸死實非誠款儁嘉其慷慨顧謂左右曰此真長者乃擢用之歷位尚書性剛正好直言每至進見未嘗不論朝政之得失同輩咸敬憚之儁亦重其儒雅前後固辭年老不堪理劇轉太子太傅謂子績曰以吾之才而致於此始者之願亦已過矣不可復以西夕之年取笑於來今也固辭而歸死於家

產子績字伯陽少以風節知名清辯有辭理弱冠為郡

功曹時石虎親征段遼師次范陽百姓飢儉軍供有闕虎大怒太守惶怖避匿績曰郡帶北裔與寇接壤疆埸之間人懷危慮聞輿駕親戎將除殘賊雖嬰兒白首咸思効命非唯為國亦自求寧即使身膏草野猶甘為之敢有私吝而闕軍實但比年災儉家有菜色困敝力屈無所取濟逋廢之罪情在可矜虎見績年少有壯節嘉而恕之太守獲免幽州刺史王午辟為主簿及儁之南征績隨午奔魯口鄧恒謂午曰績鄉里在北父已降燕

令雖在此終不為用方為人患乎曰續於喪亂之中捐家立義情節之重雖古烈士無以過也乃以猜嫌害之竊恐燕趙之士聞之謂我直相聚為盜耳了無意識衆情一散不可復集坐自屠潰也恒乃止乎猶恐諸將不與已同心或致非意乃資遣之續始辭乎往見儁儁讓之曰卿不識天命棄朕邀名今日乃始來邪續曰臣聞豫讓報智伯仇稱於前史既官身所在何事非君陛下方弘唐虞之化臣實未謂歸順之晚也儁曰此亦事主

之一節耳拜太子中庶子尋遷司徒長史與儁談論東宮詞甚切直暐時侍側甚不平之及即位太宰恪欲以績為尚書右僕射暐追憾績往言不許恪屢請之暐乃謂恪曰萬機之事委之叔父伯陽一人暐請獨裁遂出為章武太守以憂死

黄泓

黄泓字始長廬江人也晉書作魏郡斥丘人父沉善天文秘術泓從父受業精妙逾深兼博覽經史尤明禮易性甚忠勤

非禮不動永嘉之亂與渤海高瞻避地於薊一作幽州說瞻曰王浚昏虐終必無成宜思去就以圖久安慕容廆法政修明虚懷引納且讖言真人出東北倘或是乎宜相與歸之同建事業瞻不從泓乃率宗族歸廆廆待以客禮引為參軍軍國之務動輒咨之泓止說成敗事皆如言廆常曰黄參軍國之仲翔也及皝嗣位遷左常侍領史官甚見親重石虎率衆來攻皝將走遼東泓曰賊有敗氣可無憂也不過二日必當奔潰宜嚴勒士馬為追

擊之備猷曰今寇盛如此卿言必走孤未敢信泓曰殿下言盛者人事耳臣言必走者天時也胡走無疑及期果退猷益竒之儁即王位遷從事中郎冉閔之亂儁欲謀取中原訪之於泓泓勸儁行儁從之及僭偽號署為進謀將軍太史令關内侯尋加奉車都尉西海太守領太史令開陽亭侯進封平舒縣五等伯常從左右諮决大事靈臺令許敦害其寵謟事上庸王評談畢議以毀之乃以泓為太史靈臺諸署統加給事中泓待敦彌厚

不以毁已易心睥敗以老歸家歎曰燕必中興其在吳王矣一作吳人恨吾年過不及見耳年九十七卒後三年吳王垂果以興焉

賈堅

賈堅字世固渤海人也少尚氣節彎弓三石餘仕趙殿中督趙亡乃棄冉閔還鄉里擁部曲數千家以自固上庸王評狗渤海遣使招之堅終不降評與戰擒之儁愛其才赦而勿殺時年六十餘太原王恪聞其善射故親

試之乃取一牛置百步上召堅使射曰能中之乎堅曰少壯之時能令不中今老矣正可中之恪大笑乃射發一矢拂脊再一矢磨腹皆附膚落毛上下如一恪曰能復中乎堅曰所貴者以不中為奇中之何難一發中之觀者咸服其妙儁署為樂陵太守治漈城尋遷太山太守屯山茌晉將荀羡引兵擊之堅所將纔七百餘人羡兵十倍於堅堅將出戰諸將皆曰衆少不敵不如固守堅曰固守亦不能免不如戰也遂出戰身先士卒殺羡

兵十餘人復還入城萇兵圍之堅歎曰吾自結髮立功名而每值窮阨豈非天乎與其屈辱而生不若守節而死乃謂諸將曰今危困至此計無所設卿等可去吾將止死將士皆泣曰府君不出衆亦俱死耳乃扶堅上馬堅曰我如欲逃必不相遺今當為卿曹決鬬若勢不能支卿等可趣去勿復顧我也乃闢門直出萇兵四集堅立馬橋上左右射之皆應弦而倒萇兵衆多從塹下斫橋橋斷人馬俱陷生擒之遂失山荏萇謂堅曰君父祖

世為晉臣奈何背本不降堅曰晉自棄中華非吾叛也民既無主强則附之（一作强則托命）既已事人安可改節吾束脩自立涉趙歷燕未嘗易志君何忽忽相謂降乎羡復責之堅罵曰豎子兒女御乃公羡怒執置雨中數日不食憤慽而卒子活復為任城太守

慕輿根

慕輿根檯盧城大人也善騎射嘗從皝行獵有一野羊立於懸崖之上皝命左右射之莫有中者根乃自募射

一發而中儁甚奇之署帳下折衝將軍屢進奇略儁嗣
位轉廣威將軍敗鄧恒於魯口斬蘇林於中山所在立
功歷殿中領軍將軍儁卒受遺輔暐進位太師副贊朝
政根性木强自恃先朝勲舊舉動倨傲心不服恪潛欲
為亂乃言於恪曰今主上幼冲母后干政殿下宜慮楊
駿諸葛元遜之變思有以自全且定天下者殿下之功
也兄亡弟及古今成法俟畢山陵可廢主上為王殿下
自踐尊位以建大燕無窮之福恪曰公醉邪何言之悖

也吾與公受先帝遺詔云何而遽有此議昔曹臧吳札並於家難之際猶曰為君非吾節况今儲君嗣統四海無虞宰輔受遺奈何更有私議公忘先帝之言邪根大愧懼辭謝而退恪以告吳王亟亟勸恪殺之恪曰今新遭大喪二鄰伺隙山陵未建宰輔自相誅夷恐乖遠近之望且可忍之祕書監皇甫真言於恪曰根本庸豎過蒙先帝厚恩强參顧命而小人無識自國哀已來驕狠日甚將成禍亂明公今日居周公之地當為社稷深謀

旱為之所恪亦不聽根遂與武衛將軍慕輿干潛謀誅恪及評因而篡立入白太后及暐曰太宰太傅將謀不軌臣請帥禁兵誅之以安社稷太后將從之暐曰二公國之戚穆先帝選之託以孤娶必不肯爾安知非太師欲為亂也乃止根又思戀東土言於太后及暐曰今天下蕭條外寇非一國大憂深不如東還暐亦不納於是反形漸露恪聞之遂與太傅評密奏根罪狀根乃伏誅并其妻子皆梟首東市

李洪

李洪平陽人也初帥流民入定陵未幾衆至數千壁於舞陽受王浚假署為雍州刺史後歸魏仕為大理歷内史右司馬石虎攻棘城洪弟普以為棘城必敗勸洪出避禍洪曰天道幽遠人事難知且當委任勿輕動以取悔普固請不已洪曰卿意見明審者當自行之吾受慕容氏大恩義無去就當效死於此耳與普流涕而訣普遂降於虎從虎南歸死於喪亂洪由是以忠篤著名從

儁攻鄧恒於魯口出屯高冢慕輿根擊恒部將鹿勃早
洪徐整騎隊助之俘斬甚衆暐立轉龍驤將軍略地河
南拔許昌汝南陳郡徙萬餘戸而還進位司空王猛克
鄴隨暐入長安拜駙馬都尉奉朝請卒

悦綰

悦綰樝盧城大人也初仕皝為司馬石虎入冦遣征北
張舉襲凡城皝以綰為禦難將軍授兵一千以守之及
趙兵至將吏皆恐欲棄城走綰曰受命禦冦生死以之

且憑城堅守一可敵百敢妄言惑衆者斬衆然後定縮身先士卒親冒矢石舉等竭力攻之經旬不克乃退虎死鄴中擾亂冉閔殄滅石氏石祗遣使求援儁遣縮將兵三萬會之鄴平引還遷前將軍追擊呂護於魯口有功進尚書右僕射尋署安西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幷州刺史戍幷州暐嗣位轉尚書左僕射縮見王公貴戚多為蔭戸言於暐曰今三方鼎峙各有吞併之心而太傅政尚寬和百姓多有隱附傳曰惟有德者可以寬臨

其次莫如猛令諸軍營戸三分共貫風教頽弊威綱不立至使民戸殫盡委輸無入吏斷常俸戰士絶廩官貸粟帛以自贍給既不可聞於鄰國且非所以為治宜一切罷斷諸廕戸盡還郡縣肅明法紀以清四海暐納之使綰專治其事糾擿姦伏無敢隱匿出戸二十餘萬朝野怨怒太傅評大不平之綰先有疾乃自力釐校戸籍疾遂益亟而卒後苻堅滅燕聞綰之忠恨不得見乃拜其子為郎中

皇甫真

皇甫真字楚季安定朝那一作郍字人也其兄岌晉東夷校尉崔毖請為長史卑辭說諭終莫能致廆招之岌與真即時俱至並以文章才儁任居樞要真更以弱冠高才擢拜遼東國侍郎皝嗣立遷平州別駕時内難連年百姓勞瘁真議欲寛減賦稅休息力役不合旨免官後以破麻秋功拜奉車都尉守遼東營邱二郡皆有善政及儁即位入為典書令從輔國將軍恪等討擒冉閔即南

圖拔鄴石氏舊都城内珍玩寶貨充溢真一無所取惟存恤人物收斂圖籍而已儁臨終真與恪等俱受顧命慕輿根將謀為亂真陰察知之請恪除根恪未忍顯其事俄而謀洩伏誅恪乃謝真曰不從君言幾成禍敗呂護之叛恪謀於朝曰遠人不服修文德以來之今護宜以恩詔降不宜以兵戈取也真曰護九年之間三背主上揆其奸心凶悖未已明公方飲馬江湘勒銘劍閣況護蕞爾近畿而不梟戮宜以兵算取之不可復以文檄

喻也恪從之真乃上疏輒以家奴婢五十口馬七十疋牛四十頭以供軍資拜冠軍將軍別部都護（一作都督）師還拜鎮西將軍幷州刺史鎮護匈奴中郎將徵拜侍中光禄大夫遷司空領中書監累遷太尉侍中苻堅密謀幷燕欲覘其可否命西戎主簿郭辯潛結匈奴左賢王曹轂遣使詣鄴朝貢辯因為之副真兄腆及從子奮覆皆仕於秦辯既至鄴歷造公卿謂真曰僕本秦人家為秦所誅故寄命曹王貴兄常侍及奮覆兄弟並相知有素

真怒曰臣無境外之交此言何以及吾君似姦人得無因緣假託乎白暐請窮治之太傅評不許辦還爲堅言燕朝政無綱紀實可圖也鑒機識變惟皇甫真耳堅曰以六州之衆豈得不使有智士一人哉真亦秦人而燕用之固知關西多君子矣真性清儉寡慾不營產業飲酒至石餘不亂雅好屬文凡著詩賦四十餘篇王猛入鄴真望馬首拜之明日更見語乃卿猛猛曰昨拜今卿何恭慢之相違也真曰卿昨爲賊朝是國士吾拜賊而

卿國士何所怪也猛大嘉之謂權翼曰皇甫真故大器也從堅入關為奉車都尉奉朝請數歲而卒

梁琛

梁琛廣平人也初為呂護參軍護敗遂仕慕容氏為中書著作郎轉給事黄門侍郎暐時琛以大鴻臚奉使於秦侍輦苟純副之琛至長安苻堅方畋於萬年欲引見琛琛曰秦使至燕燕之君臣朝服備禮灑掃宫庭然後敢見今秦王欲野見之使臣不敢聞命秦尚書郎辛勁

謂琛曰賔客入境惟主人所以處之君焉得專制其禮且天子稱乘輿所至曰行在所居何常之有又春秋亦有遇見之禮何為不可乎琛曰晉室不綱靈祚歸德二方承運俱受明命而桓温猖狂窺我王略燕危秦孤勢不獨立是以秦王同恤時患要結好援東朝君臣引領西望媿其不競以為隣憂西使之辱敬待有加今彊寇既退交聘方始謂宜崇禮篤義以固二國之歡若忽慢使臣是卑燕也豈修好之義乎夫天子以四海為家故

行曰乘輿止曰行在今海縣分裂天光分曜安得以乘輿行在為言哉禮不期而見曰遇蓋因事權行其禮簡略豈平居容與之所為哉客使單行誠勢屈於主人然苟不以禮亦不敢從也一云琛曰天子以四海為家故可云然今靈命既分天光派别勢匀義等理絶兹談况唇亡齒寒豈輔車之義乎故桓温冦境而貴朝同恤敝邑愧頼以為君憂秦人使燕未嘗餚乾不食爵盈不飲而敬恭待命享禮有加今虜冦已獲繼尋舊好會遇之禮豈其時乎退賓小使誠勢屈於主然勞不以禮不敢聞命堅嘉琛有奉命之才乃為之改行宮百僚陪位然後延之如燕朝之儀事畢堅與之私宴問東

方名臣為誰琛曰太傅上庸王評明德茂一作懿親光輔王室車騎大將軍吳王垂雄略冠世秀邁絶倫內賛百揆外禦四國此二句一作折衝禦侮其餘諸臣或以文進或以武用官皆稱職野無遺賢雖周文多士漢武得人未有過也琛從兄奕先在秦為尚書郎會罷堅使典客館於奕舍琛語有司曰昔諸葛兄弟各處三國及瑾為吳聘蜀與諸葛亮惟公朝相見退無私面君子之志往賢盛事余竊慕之今使之即安私室所不敢也竟不館奕堅乃

敕奕數來就邸舍與琛卧起問問東國起居琛曰今二國鼎據凡弟並蒙榮寵琛之在燕亦猶凡之在秦論其本心各有所在琛欲言東國之美恐非西國之所欲聞欲言其惡復非臣子所得論也凡何用問為堅聞而嘉之使太子延琛相見秦人欲使琛拜太子先諷之曰隣國之君猶其君也隣國之儲君亦何以異乎琛曰天子之子視元士欲其由賤登貴以塞盈心在國不臣其父之臣況隣國之臣乎且茍無純敬則禮有往來情豈忘

恭但恐降屈為煩耳秦人不能對乃不果拜王猛勸堅留琛堅不許留秦月餘厚禮遣歸琛每應對不先告純純甚恨之及歸純言於暐曰琛在長安與王猛甚親善疑有異謀琛又數稱秦王堅及王猛之美且言秦將興師宜為之備已而秦果伐燕皆如琛言暐乃疑琛知其情會評為秦所敗遂收琛繫獄苻堅入鄴釋之除中書著作郎引見謂之曰卿昔言上庸王吳王皆將相奇才何為不能謀畫自取亡國琛曰天命廢興豈二人所能

移也堅曰卿不能見幾而作虛稱燕美忠不自防反為身禍可謂智乎琛曰臣聞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如臣愚暗實所不及然為臣莫如忠為子莫如孝自非有一至之心者莫能保忠孝之始終是以古之烈士臨危不攺見死不避以狥君親彼知幾者心達安危身擇去就不顧家國臣就使知之尚不忍為況非所及乎堅稱善久之王猛表為主簿領記室督

公孫鳳

公孫鳳字子鸞上谷人也隱居昌黎之九城山谷冬衣單布寢處土床夏每弅食於一器久之蛆臭然後乃食彈琴吟咏陶然自得人咸異之莫能測也暐以安車徵之至鄴見暐不言不拜衣食舉動如在九城賔客造請少得與言數年病卒

公孫永

公孫永字子陽襄平人也少而好學恬淡虛靜隱於平郭南山不娶妻妾非身所墾植則不衣食之吟咏巖谷

欣然自得年餘九十操尚不虧與公孫鳳俱被暐徵至鄴見暐不拜王公已下造之皆不與言雖經隆冬盛暑端然自若一歲餘詐狂暐送之平郭後苻堅又將備禮徵之難其耆年路遠乃遣使者致問未至而永卒堅深悼之謚曰崇虛先生

王歡

王歡一作觀又作勸字君厚樂陵人也安貧樂道專精耽學不事產業常丐食誦詩雖家無斗儲意怡如也其妻患之

或焚毁其書而求改嫁歡笑而謂之曰卿不聞朱買臣妻邪時人聞者莫不啞笑歡守志彌篤遂為通儒暐襲偽位署為國子博士親就受經尋遷祭酒暐為苻堅所滅歡遂歸隱堅復徵為祭酒後以太子少傅卒

悉羅騰

悉羅騰字叔龍范陽涿鹿人也工圍碁究盡其妙獨步當時莫與為儔俄而北平樂抄少雋出與齊名騰仕暐為尚書郎桓温來伐為吳王垂參軍從事與温戰生擒

叛人段思擊斬李述勇冠三軍及暐為秦所滅隨從長安拜三署郎秦末年與暐潛謀殺堅堅名騰拷問具服遂見殺

安屈

安屈遼東胡人也其先祖曰世高漢時以安息王侍子入洛歷魏至晉避地遼東因以家焉屈仕暐為殿中郎將

劉洛

劉洛中山蒲陰縣人也縣差充征弟興私代復背軍逃歸縣以本名捕斬興詣郡自列稱逃是興身請代洛死洛又固陳已實正名宜從憲辟兄弟爭命詳刑有疑有司具以聞暐曰洛應征輒留興冒名逃役俱應極法但兄弟競死義情可嘉宜特原之

十六國春秋卷三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十六國春秋卷三十三至三十六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修撰臣陳初哲

校對官中書臣潘庭筠

謄録監生臣姚元烺

十六國春秋卷三十二

前秦録十

苻洪

苻洪字廣世略陽臨渭氏人也其先葢有扈氏之苗裔子孫強盛世居武都為西戎酋長始其家池中生蒲長五丈五節狀如竹時咸異之謂之蒲家因以氏焉父懷歸為部落小帥母姜氏因寢産洪驚覺而寤先是隴右

大雨霖百姓苦之謡曰雨若不止洪水必起故因名之曰洪年十二而父卒代為部帥好施多權略驍武善騎射屬劉氏之亂乃散千金招延俊傑訪安危變通之術戎晉繈負奔之宗人蒲光蒲突遂共推為盟主劉曜僭號長安遣使拜平遠將軍不受自稱護氏校尉秦州剌史略陽公光等逼洪歸曜曜以洪為寧西將軍率義侯及曜敗於洛陽洪率部人西保隴山進為氐主石虎將兵攻上邽洪詣虎降虎大悅親出迎之拜冠軍將軍委

以西方之事監六夷諸軍事涇陽伯趙建平四年石生起兵關中洪遂西結張駿自稱晉北平將軍雍州刺史虎既滅生洪率戶三萬下隴東如馮翊說虎徙關中豪傑及羌戎以實東方曰諸氐皆洪家部曲洪帥以從誰敢違者虎從之拜洪護氐校尉徙秦雍及氐羌十餘萬戶於關東遷龍驤將軍流民都督處於枋頭從征叚遼有功遷光烈將軍進爵為侯尋拜使持節都督六夷諸軍事冠軍大將軍進封西平郡公其部下賜爵關內侯

者二千餘人以洪為關内領侯冉閔言於虎曰蒲洪雄果得將士死力其諸子皆有非常之才且握強兵五萬屯據近畿宜密除之以安社稷虎曰吾方倚其父子以取吳蜀柰何殺之待之愈厚佛圖澄亦言於虎曰觀蒲氏有王氣請急除之虎陰欲殺洪洪稱疾不朝梁犢之亂虎遣洪以車騎將軍從燕王石斌討之遂平梁犢進為侍中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雍秦州諸軍事雍州刺史改封本國略陽郡公會虎卒石遵即位閔

又言於遵曰蒲洪人傑也今以洪鎮關中臣恐秦雍之地非復國家之有此雖先帝臨終之命然陛下踐祚自宜改圖遵從之罷洪都督餘並如前洪怨之乃歸枋頭遣使降晉後石鑒殺遵所在兵起秦雍流民相率西歸路由枋頭共推洪為主衆至十餘萬洪子健在鄴斬關出奔枋頭鑒懼洪之逼也欲以計遣之乃以洪為都督關中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雍州牧領秦州刺史洪會官屬議應受與否主簿程朴請且與趙連和如列國分境

而治洪怒曰吾不堪為天子耶而云列國乎引朴斬之永和六年朝廷規復中原以洪為氏王使持節征北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兾州刺史廣川郡公健為假節右將軍監河北征討前鋒諸軍事襄國公時姚弋仲亦有圖據關中之志恐洪先之遣子襄帥衆五萬伐洪洪迎擊破之斬獲三萬餘級於是安定梁楞等並率關西民望説洪曰今胡運將終中原喪亂明公神武必成大業繼蹤周漢宜稱尊號以副四海之望洪亦以讖文有

草付應王又孫堅之生背有草付字遂改姓苻氏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三秦王以南安雷弱兒為輔國將軍安定梁楞為前將軍領左長史馮翊魚遵為後將軍領右長史京兆段陵為左將軍領左司馬王墮為右將軍領右司馬天水趙俱隴西牛夷北地辛牢皆為從事中郎氐酋毛貴為單于輔相洪謂博士胡文曰孤率衆十萬居形勝之地冉閔慕容儁可指辰而殄姚襄父子克之在吾數中孤取天下有易於漢祖初石虎以麻

秋鎮枹罕冉閔之亂秋率衆歸鄴洪使子龍驤將軍雄逆擊獲之以為軍師將軍秋因説洪曰冉閔石祗方相持中原之亂未可平也不如先取關中基業已固然後東征天下誰敢敵之洪深然之既而秋因宴鴆洪欲并其衆世子健收秋斬之洪臨死謂健曰吾所以未入關者以為中原可指時而定今不幸為豎子所困中州非汝兄弟所能辦關中周漢舊都形勝之國進可以一同天下退不失保全秦雍吾死之後便可鼓行而西言終

而卒年六十六健僭偽位追謚曰惠武皇帝廟號太祖

十六國春秋卷三十三

十六國春秋卷三十四

前秦錄二

苻健

苻健字建業洪第三子也初母羌氏夢感大羆而孕生之夜洪又夢族曹氏指健謂之曰是兒興家門可以吾名字之於是名羆字世建後避石虎外祖張羆之名故改馬及長雄果便弓馬好施予善事人甚為石虎父子

所親愛歷位翼軍校尉鎮軍將軍虎雖外禮苻氏心實忌之乃陰殺其諸兄而不害健也永和六年洪死健嗣位代統其衆乃去太都督大將軍三秦王之號稱晉官爵遣叔父安告喪於京師且請朝命秋八月京兆杜洪竊據長安自稱晉征北將軍雍州刺史以馮翊張琚為司馬戎夏雄傷多歸附之健密圖關中懼洪知之乃偽受石祇官爵以趙俱為河内太守戍温牛夷為綏集將軍戍懐密繕宫室於枋頭課所部種麥示無西意有知

而不種者健殺之以狗既而自稱晉征西大將軍開府都督關中諸軍事雍州刺史以武威賈玄碩為左長史略陽梁安為右長史段純為左司馬辛牢為右司馬京兆王魚安定程肱胡文等為軍諮祭酒悉衆而西以魚遵為前鋒行至盟津起浮橋以濟遣弟輔國將軍雄帥步騎五千人入自潼關兄子揚武將軍菁帥衆七千人自軹關入河東臨別執菁手曰若事不捷汝死河北我死河南不及黄泉無相見也濟訖焚橋自統大衆隨雄

而進杜洪聞之與健書侮嫚之以司馬張琚弟光一作先字為征虜將軍帥衆萬三千逆戰於潼關之北光兵大敗走還長安健雖戰勝猶修箋於洪并送名馬珍寶請至長安上尊號洪曰幣重言甘誘我也乃悉召關中之衆來拒健聞而筮之遇泰之臨健曰小往大來吉亨昔往東而小今還西而大吉孰大焉諸君知否此則漢祖屠秦之機也是時衆星夾河西流占者以為百姓西遷之象健遂率軍進次赤水據其城以抗洪洪弟郁勸洪迎

健洪不從郁率所部來降健遣雄略地渭北氐酋毛受屯高陵徐磋屯好時羌酋白犢屯黃白衆各數萬皆斬洪使遣子來降苻菁魚遵所過城邑無不降附洪懼固守長安九月菁與張光戰於渭北之陰槃擒之三輔郡縣堡壁悉降冬十月健長驅至長安杜洪張琚奔司竹十一月甲午入都長安以民心思晉乃遣叅軍杜山伯詣建康獻捷并修好於大司馬桓温於是秦雍夷夏皆來歸附趙梁州刺史石寧獨據上邽不下十二月雄進

兵擊斬之

皇始元年春正月健軍師將軍左長史賈玄碩等請依劉備稱漢中王故事表健為侍中大都督關中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秦王健怒曰吾豈堪為秦王耶且晉使未返我官位輕重非汝曹所知也既而密使梁安諷玄碩等上尊號健偽讓再三然後許之丙辰僭即天皇位於南郊紀事本末作天王大單于國號大秦大赦境内改元皇始繕宗廟社稷置百官於長安追尊父洪為武惠皇帝廟號

太祖尊母姜氏為皇太后立妻强氏為天皇后子萇為太子靚為平原公生為淮南公覿為長樂公方為高陽公碩為北平公騰為淮陽公柳為晉公桐為汝南公庾為魏公武為燕公幼為趙公以雄為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領車騎大將軍雍州牧東海公菁為衛大將軍平昌公宿衛二宮雷弱兒為太尉毛貴為司空略陽姜伯周（伯周健之舅也）為尚書令梁楞為左僕射王墮為右僕射魚遵為太子太師强平（平王后之弟也）為太傅段純為太保略陽

呂婆樓為散騎常侍趙并州刺史張平遣使來降健署為大將軍冀州牧三月健置司隷校尉官分遣使者問民疾苦搜羅儁異寛重斂之税弛離宫之禁罷無用之器去侈靡之服凡趙之苛政不便於民者悉除之夏四月杜洪張琚遣使招晉梁州刺史司馬勲勲率歩騎三萬自漢中入秦川健禦之於五丈原勲屢戰皆敗退歸南鄭健以中書令賈玄碩始者不上尊號銜之使人告玄碩與司馬勲通并其諸子皆殺之是年野蠶成繭野

禾被原百姓採野蘛而衣野粟而食關西家給人足

皇始二年春正月丞相雄等固請健正尊號宜依漢晉

兼皇王之美不可過自謙沖同趙之初號健從之僭即

皇帝位於太極殿大赦境内諸公皆進爵為王且言單

于所以統一百蠻非天子所宜領以授太子萇立五等

之封以次進之司馬勲既還漢中杜洪張琚屯宜秋洪

自以右族輕琚且知勲憚琚兵强因說勲曰不殺張琚

關中非國家有也勲乃偽請琚於坐殺之琚弟光走池

陽合衆攻勲勲頻戰不利杜洪遂自立為秦王改元建昌署置百官夏四月以張遇為征東大將軍豫州牧五月健率步騎二萬攻杜洪於宜秋斬之還登石安原而嘆曰美哉斯原也悵然有終焉之志六月甲申健還長安晉鎮西將軍謝尚攻豫州牧張遇於許昌遇遣使請救健遣丞相東海王雄衛大將軍平昌王菁率衆掠地關東并帥步騎二萬援之丁亥與尚戰於潁水之誡橋尚等敗績奔還淮南死者萬五千人雄乘勝遂北至於

壘門殺傷過半秋七月雄徙遇及陳潁許洛之民五萬餘戶歸於關中或作長安以右衛將軍楊羣為豫州刺史鎮許昌八月健以雷弱兒為大司馬毛貴為太尉張遇為司空冬十月謝尚遣冠軍將軍王俠攻許昌克之豫州刺史楊羣退屯弘農十二月丞相雄攻王擢於隴上敗之擢單馬奔涼州雄還屯隴東初有童謠曰十斗二升沙誰為王擢家至是而擢敗

皇始三年春正月下書曰其自公卿已下歲舉賢良方

正孝廉清才多略博學秀才異行各一人或獻書規諫或面陳朕過其悉以聞勿拘貴賤二月張重華遣將軍張弘宋修會王擢帥步騎萬五千來伐雄與菁率衆拒之大敗涼兵於龍黎斬首萬二千級獲弘修送長安王擢棄秦州奔姑臧健以領軍將軍顒為秦州刺史鎮上邽三月西域胡劉康詐稱劉曜子聚衆於平陽偽稱晉王夏四月左衛將軍飛討擒之五月王擢復帥衆二萬攻上邽秦州郡縣多應之顒戰敗奔長安六月左衛將

軍飛攻氐王楊初於仇池為初所敗丞相雄平昌王菁
帥步騎四萬屯於隴東初張遇自許昌來奔健納遇繼
母韓氏為昭儀數于衆中謂遇曰卿吾假子也遇慙恨
因雄等精兵在外陰結關中豪傑欲滅苻氏以雍州歸
晉秋七月遇與中黄門劉晃謀夜襲健晃約開門以待
之會健使晃出外晃固辭不得已而行遇不知引兵至
門門不開事覺伏誅於是孔特起池陽劉珍夏侯顯起
鄠喬秉起雍胡陽赤起司竹呼延毒起灞城衆數萬人

各遣使詣晉大司馬征西將軍桓溫中軍將軍殷浩請救八月以左僕射魚遵為司空九月丞相雄帥衆二萬還長安遣平昌王菁略地上洛置荆州於豐陽縣以步兵校尉金城郭敬為荆州刺史引南金竒貨弓竿漆蠟通關市來遠商於是國用充足異賄盈積矣冬十月丞相雄與清河王法及左衛將軍飛分討孔特等健兄子輔國將軍黄眉自洛陽來奔十一月雄克池陽斬孔特十二月清河王法與左衛將軍飛克鄠斬劉珍夏侯顯

皇始四年春正月辛酉丞相雄克司竹胡陽赤奔灞城依呼延毒二月乙丑晉大司馬桓温統步騎四萬發江陵水軍自襄陽入均口至南鄉步兵自淅川趨武關命司馬勲出子午道趨長安三月温遣别將攻上洛獲荆州刺史郭敬進擊青埿城破之冊府元龜作温遣京兆太守薛珍擊青埿城破之司馬勲掠秦西鄙涼秦州刺史王擢攻陳倉以應温健遣太子萇丞相雄淮南王生平昌王菁北平王碩帥衆五萬拒温於嶢柳城愁思堆長安志云後因名桓公堆夏四月己

亥戰於藍田淮南王生單騎突陳出入以十數殺温將應誕劉泓士卒死者甚衆温督軍力戰萇衆大敗丞相雄與温别將桓沖戰於白鹿原為沖所敗温遂轉戰而前壬寅進至灞上萇等退屯城南健與老弱六千固守長安小城悉發精兵三萬為遊軍遣大司馬雷弱兒等與萇合兵拒温三輔郡縣爭持牛酒迎降於温温撫諭居民使安堵復業男女夾路觀之者老有感泣者曰不圖今日復覩官軍健别遣雄帥騎七千馳襲司馬勲於

子午谷破之勲退屯女媧堡五月王擢拔陳倉殺健扶風内史毛難丞相雄復與桓沖戰於白鹿原沖師敗績死者萬餘人初温恃秦麥熟以為軍資而健悉芟麥清野以待之軍糧不屬士卒之食六月丁丑温從關中三千餘户而還呼延毒帥衆一萬從温萇等又追擊之比至潼關温軍屢敗失亡萬計丞相雄擊司馬勲王擢於陳倉勲奔漢中擢奔略陽遂攻喬秉於雍丙申雄卒太子萇攻秉於雍八月斬之關中悉平以光禄大夫趙俱

為洛州刺史鎮宜陽先是月奄塡星在輿鬼占者曰秦有兵革之象會温來伐至是而退健賞拒温之功以雷弱兒為丞相毛貴為太傅魚遵為太尉淮南王生為中軍大將軍平昌王菁為司空其年西虜乞没渾邪遣子入侍健於是置來賓館於平朔門以懷遠人起靈臺於杜門與百姓約法三章薄賦卑宮垂心政事數延公卿咨講治道承趙人苛虐奢侈之後易以寛簡節儉崇禮耆老修尚儒學秦人大悅太子萇拒桓温為流矢所中

冬十月萇卒謚曰獻哀十一月王擢帥衆來降健以擢為尚書以上將軍啖鐵為秦州刺史健叔父武都王安自晉還為姚襄所虜以為洛州刺史十二月安自襄亡歸健以安為大司馬驃騎大將軍并州刺史鎮蒲阪是歲關中大饑米一斗直布一疋

皇始五年春二月蝗虫大起自華澤西至隴山食百草無遺牛馬相噉毛虎狼食人行路斷絶健自蠲百姓租稅減膳徹懸素服避正殿新平有長人見長五丈語於

百姓張靖曰苻氏應天受命今當太平外面者歸中而安泰問其姓名弗荅俄而不見新平令以聞健以為妖妄詺靖繫獄會大雨霖河渭汎溢蒲坂津監寇登於河中得大屐一隻長七尺三寸足跡稱屐指長尺餘文深一寸健嘆曰覆載之中何所不有張靖所見定不差也赦之夏四月河内太守王會黎陽太守韓高以郡叛降於燕立淮南王生為太子以司空平昌王菁為太尉尚書令王墮為司空司隷校尉梁楞為尚書令六月丙子

健寢疾庚辰平昌王菁勒兵入東宫將殺太子生而自立時生侍疾西宫菁以健爲已卒攻東掖門健聞變登端門陳兵自衛衆見健惶懼皆舍仗逃散健執菁數而殺之餘無所問壬午以大司馬武都王安都督中外諸軍事甲申健引太師魚遵丞相雷弱兒太傅毛貴司空王墮尚書令梁楞左僕射梁安右僕射段純吏部尚書辛牢等囑以後事受遺輔政健謂太子生曰六夷酋帥及大臣執權者若不從汝命宜漸除之乙酉薨於太極

前殿在位五年年四十九一作三十九葬原陵諡曰明皇帝廟號世宗永興初追尊曰景明皇帝號高祖

十六國春秋卷三十四

十六國春秋卷三十五

前秦録三

符生

符生字長生健之第三子也封淮南王幼而麤暴昏醉無賴祖洪甚惡之生無一目為兒童時年七歲洪戲之問侍者曰吾聞瞎兒一淚信乎侍者曰然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也洪大驚鞭之生曰性耐刀槊

不堪鞭捶洪曰汝為爾不已吾將以汝為奴生曰可不如石勒也洪懼跣而掩其口謂其父健曰此兒狂勃宜早除之不然長大必破人家健將殺之健弟雄止之曰兒長成自當修改何可遽爾如此健乃止及長力舉千鈞雄勇好殺手格猛獸走及奔馬擊刺騎射冠絶一時桓温來伐生單馬入陣搴旗斬將者前後十數初健之長子萇既死母強氏意在少子柳健以讖有三羊五眼之言故立為太子皇始五年六月健卒僭即皇帝位大

赦境內改元壽光羣臣奏曰先帝晏駕甫爾而即改元非禮也生怒窮推議主得右僕射段純殺之秋七月尊母強氏為皇太后立妻梁氏為皇后以太子門大夫南安趙韶為右僕射太子舍人趙誨為中護軍著作郎董榮為尚書並以佞倖進也八月生封所善衛大將軍黃眉為廣平王前將軍飛為新興王徵吕婆樓為侍中左大將軍大司馬武都王安領太尉晉王柳為征東大將軍并州牧鎮蒲阪魏王庾為鎮東大將軍豫州牧鎮陜

城自餘封授有差初生將強懷與桓温戰没其子延未
及封而健死會生出遊懷妻樊氏於道上書論懷忠烈
請封其子生怒射而殺之中書監胡文中書令王魚言
於生曰比頻有客星孛於大角熒惑入於東井大角為
帝坐東井秦之分野於占不出三年國有大喪大臣戮
死願陛下逺追周文修德以禳之惠和羣臣以成康哉
之美生曰皇后與朕對臨天下可以應大喪矣毛太傅
梁車騎梁僕射受遺輔政可以應大臣矣九月殺皇后

梁氏及太傅録尚書毛貴后之舅也車騎將軍尚書令梁楞左僕射梁安冬十一月以吏部尚書辛牢守尚書令右僕射趙韶為左僕射尚書董榮為右僕射中護軍趙誨為司隸校尉十二月殺丞相雷弱兒及其九子二十七孫於是諸羌皆有離心生雖在諒闇遊飲自若荒耽淫虐殺戮無道常彎弓露刃以見朝臣錘鉗鋸鑿可以害人之具備置左右即位未幾后妃公卿已下至於僕隷凡殺五百餘人截脛拉脇鋸項刳胎者比比有之

壽光二年春正月嬖臣右僕射董榮言於生曰日蝕之變宜以貴臣應之生曰唯有大司馬國之懿戚不可其在王司空乃殺司空王墮洛州刺史杜郁墮之甥也左僕射趙韶惡之譖於生以為貳於晉殺之壬戌宴羣臣於太極殿酣飲樂奏生親歌以和之命尚書令辛牢為酒監既而怒曰何不強人酒而猶有坐者引弓射牢殺之百寮大懼莫不引滿昏醉汚服失冠蓬頭僵仆生乃大樂二月生聞張祚見殺玄靚幼沖命征東大將軍晉

王柳遣參軍閻負梁殊使涼以書諭之負殊至姑臧玄靚年幼不見殊等涼州牧張瓘見之曰孤之本朝世執忠節遠宗大晉臣無境外之交二君何以來辱負殊曰晉王與君鄰藩義好有自來矣雖山河阻絶然風通道會不欲使羊陸二公獨美於前主上以欽明紹統八表宅心光被四海功格天地晉王思與張王齊曜大明交玉帛之好兼與君公同金蘭之契是以不遠而來君何怪焉瓘曰羊陸一時之事亦非純臣之義也本朝六世

重光固忠不貳若與苻征東通使是上違先公純誠之志下乖河右遵奉之情其可乎負殊曰昔微子去殷項伯歸漢雖背君違親前史美其先覺亡晉之餘遠逃江會天命去之淪絕已久故尊先王翻然改圖北面二趙蓋神筭無方見機而作也今大秦威德方盛君公若欲自尊河右則衆旅非秦之敵如欲宗歸遺晉則深乖先君雅旨曷若遠蹤竇融附漢之規近述先王歸趙之事垂祚無窮永延遐祉乎璀曰中州無信好食誓言往與

石氏通好使車適返戎騎已至中國之風誠在昔日不足復論通和之事也負殊曰三王異政五帝殊風趙多姦詐秦崇信義豈得一槩待之乎張光楊初皆擅兵一方不供王貢先帝命將擒之赦其難恕之罪寵以爵封之榮今上道合二儀慈弘山海信符陰陽御物無際不可以二趙相況也瓘曰必如君言秦之威德無敵何不先取江南則天下盡為秦有征東何辱命焉負殊曰先帝以大聖神武開構鴻基強燕納欵八州效順主上欽

明道必隆世慨徽號擁於河西正朔未加吳會以吳必須兵服涼可以義懷故遣行人先申大好如君公未達天命正可綏江南數年之命迴師西旆恐涼州弗可保也瓘曰我跨據三州帶甲十萬西包葱嶺東阻大河伐人有餘而況自守何畏於秦負殊曰貴州山河之固孰若崤函五郡之衆孰若秦雍杜洪張琚因趙氏之成資據天阻之險固策三秦之銳籍陸海之饒勁士風集驍騎如雲兵強財富自謂天下可平關中可守有囊括宇

內庸卷四海之志先帝戎旗西指冰消雲散人詠來蘇旬月之閒不覺易主燕雖虎視闗東猶以地勢之義逆順之理北面稱藩貢不踰月致肅愼楛矢通九夷之珍單于屈膝名王內附主上若以貴州不服赫然奮怒控弦百萬鼓行西濟未知貴州將何以抗之盍追先王臣趙故事世享大美為秦西藩璀曰然秦之德義加於天下江南何以不賔負㳒曰文身之俗負阻江山道汙先叛化盛後賔自古而然豈但今也故詩曰蠢爾蠻荆大

邦為仇言其不可以德義懐也瓘曰秦據漢舊都地兼將相文武輔臣領袖一時者誰也負殊曰皇室懿藩忠若公旦者則大司馬武都王安征東大將軍晉王柳文武兼才神器秀抜入可允釐百工出能折衝萬里者衛大將軍廣平王黄眉後將軍清河王法龍驤將軍東海王堅之兄弟其耆年碩德徳侔尚父者則太師録尚書事廣寧公魚遵清素剛嚴骨硬貞亮者則左光禄大夫強平金紫光禄大夫程肱牛夷博聞多識探賾索幽者

則中書監胡文中書令王魚黃門侍郎李柔雄毅厚重權智無方者則左衛將軍李威右衛將軍雅才識明達令行禁止者則特進領御史中丞梁平老特進光祿大夫強汪侍中尚書呂婆樓文史富贍鬱為文宗者則尚書右僕射董榮秘書監王颺著作郎梁讜驍勇多奇略攻必取戰必克關張之流萬人之敵者則前將軍新興王飛建節將軍鄧羌立忠將軍彭越安遠將軍范俱難建武將軍徐盛常伯納言卿校牧守則人皆文武莫非

才賢其餘懷經世之才蘊佐時之略守南山之操遂而不奪者王猛朱肜之倫相望於巖谷濟濟多士焉可罄言姚襄張平一時之傑各擁數萬狼顧偏方委忠獻欵請為臣妾小不事大春秋所誅惟君公圖之璀曰玆事當決之於王非身所了負殊曰涼王雖英睿夙成然年在幼沖君公居伊霍之任安危所係見機之義實在君公耳璀新輔政河西所在兵起懼秦師之至乃以玄靚之命遣使稱藩生因其所稱官爵而授之燕王慕容儁

遣將軍慕輿長卿等帥衆七千人自軹關攻幽州刺史强（晉書作張）哲於裴氏堡晉將軍劉（晉書作王）度帥衆四千攻青州刺史王（晉書作袁）朗於盧氏堡生遣前將軍新興王飛拒度建節將軍鄧羌拒長卿飛未至而度退羌及長卿戰於堡南大破之獲長卿及甲首二千七百餘級姚襄帥衆萬餘攻平陽太守産於匈奴堡晉王柳救之為襄所敗引還蒲阪襄進攻堡克之殺産盡坑其衆遣使從生假道將還隴西生將許之東海王堅諫曰姚襄人傑也

今還隴西必為深患不如誘以厚利伺隙擊之生乃止遣使拜襄官爵襄不受斬其使者焚所送章册寇掠河南生怒命大將軍張平討之襄乃卑辭厚幣與平結為兄弟更與秦通和三月生發三輔人治渭橋金紫光禄大夫程肱以妨農害時上疏切諫生怒殺之夏四月長安大風發屋拔樹行人顛頓宫中奔擾或稱賊至宫門晝閉五日乃止生推告賊者殺之刳出心胃生舅左光禄大夫强平切諫曰元正僭旦日有蝕之正陽神朔昏

風大起兼之水旱不時獸災未息此皆由陛下不勉強於政事乖和氣所致也願陛下務養元元平章百姓棄纖芥之嫌含山岳之過致敬宗廟愛禮公卿去秋霜之威垂三春之澤則奸回寢止妖祲自消乾靈祇祐皇家永保無窮之美矣生怒以為妖言鑿其頂而殺之衛將軍廣平王黄眉前將軍新興王飛建節將軍鄧羌侍讌禁中以平太后之弟叩頭固諫生弗許出黄眉為左馮翊飛為右扶風羌行咸陽太守猶惜其驍勇故皆弗殺

五月太后強氏以憂憤卒謚曰明德六月生下書曰朕受皇天之命承祖考之業君臨萬邦子育百姓嗣統以來有何不善而謗讟之音扇滿天下殺不過千而謂之殘虐行者比肩未足為希方當峻刑極罰復如朕何時虎狼大暴從潼關西至於長安晝則斷道夜則發屋不食六畜專務食人自元年秋至於二年夏凡殺七百餘人百姓苦之皆廢耕桑相聚邑居為害滋甚内外恟懼秋七月羣臣奏請禳災生曰野獸饑則食人飽自當止

終不能累年為患也何禳之有且天豈不愛羣生而年年降罰正以百姓犯罪者多將助朕專殺而施刑教故耳但勿犯罪何為怨天而尤人哉冬十月生如阿房遇兄與妹俱行者逼令為非禮固執不從生怒殺之尚書僕射賈玄石形貌美偉生與妻樓上望見玄石在庭中妻曰此何人也生曰汝欲得也乃誅玄石嘗讌羣臣於咸陽故城有後至者皆斬之生夜食棗多至旦而有疾召太醫令程延使診之延曰陛下無他疾食棗多耳生

怒曰嘻汝非聖人安知吾食棗乃殺之又使太醫某合安胎藥問人參好惡并藥分多少曰雖小小不具自可堪用生以為譏其目鑿其目出然後斬之常從與上溲便輦者謂之天雨

壽光三年春二月太白犯東井有司奏曰東井秦之分野太白罰星必有暴兵起於京師生曰太白入井必將渴耳何所怪乎夏四月姚襄將圖關中自北屈進屯杏城遣輔國將軍姚蘭略地敷城曜武將軍姚益生左將

軍王欽盧招動定陽北地芹川諸羌胡皆應之有衆二
萬七千進據黄落生遣衛大將軍廣平王黄眉平北將
軍道龍龍驤將軍東海王堅建節將軍鄧羌率步騎萬
五千禦之生將飛龍擊蘭擒之襄深溝高壘固守不戰
羌說黄眉曰傷弓之鳥落於虛發襄頻為桓温張平所
敗鋭氣已竭今固壘不戰是窮寇也然其為人强狠易
以剛動若鼓譟揚旗壓其壘門彼必忿怒而出可一戰
擒也黄眉從之五月羌帥騎三千壓於襄壘襄果怒盡

銳出戰羌偽不勝引騎而退襄追之至於三原羌廻騎拒襄俄而黃眉與堅大衆繼至襄兵大敗時襄所乘駿馬曰黧眉騧日行千里是戰也馬倒擒而斬之盡俘其衆弟萇帥衆來降襄載其父弋仲之柩在軍中生以王禮葬弋仲於孤磐亦以公禮葬襄廣平王黃眉等振旅還長安生不之賞數衆辱之黃眉怒謀殺生自立事覺伏誅事連王公親戚多有死者生夢大魚食蒲又長安謠曰東海有魚化為龍男便為王女為公問在何所洛

門東東海堅所封也時為龍驤將軍第在洛門之東生不知是堅以讖夢之故誅侍中太師録尚書事廣寧公魚遵并其七子十孫時又讖曰百里望空城鬱鬱何青青瞎兒不知法仰不見天星於是悉壞諸空城以禳之法是符法也金紫光禄大夫牛夷懼不免禍求為荆州出鎮上洛生不許曰公忠肅篤敬宜左右朕躬豈有外鎮之理改為中軍將軍引見調之曰牛性遲重善持轅軛雖無驥足動負百石夷曰雖服大車未經峻壁願試

重載乃知勲績生笑曰何其快也公嫌所載輕乎朕將以魚公爵位處公夷懼歸而自殺生荒暴日滋殘虐彌甚躭湎於酒無復晝夜羣臣朔望朝謁漏盡請見生曰日知盡乎須待飲訖罕有見者或日暮不出百僚饑弊或至申酉乃出臨朝輒怒色厲惟行殺戮連月昏醉弗堪省覽往往寢落醉中决事左右因以為奸賞罰無準因醉問左右曰自吾臨天下以來汝等外閒何所聞乎或對曰陛下聖明宰世子育百姓賞必當功刑必當罪

天下唯歌太平未聞有怨生怒曰汝媚我也引而斬之他日又問或對曰陛下刑罰微過又怒曰汝謗我也亦斬之所幸妻妾小有忤旨輒便殺之流其尸於渭水或使宫人與男子裸交於殿前引羣臣臨而觀之或生剥牛羊驢馬活爓雞豚鵝鴨數十為羣縱之殿前或剥死囚面皮令其歌舞臨觀以為嬉樂宗室勲舊親戚忠良殺害略盡王公在位者悉以疾告歸人情危駭道路以目羣臣奔走草野皆曰從虎口出左右得保一日如度

十年自以眇目所諱言者殘缺傷毀偏隻少無不足不具之類皆不得道左右忤旨誤犯而死者不可勝紀六月太史令康權言於生曰昨夜三月並出孛星入於太微連於東井自去月上旬沈陰不雨迄至於今將有下人謀上之禍深願陛下修德以消之生怒以為妖言撲而殺之生夜坐對侍婢曰阿法兄弟亦不可信明當除之侍婢以告堅及堅兄清河王法法遂與特進領御史中丞梁平老特進光祿大夫強汪帥壯士數百人潛入

雲龍門堅與侍中尚書呂婆樓帥麾下三百餘人鼓譟繼進宿衛將士皆舍仗歸堅生猶昏醉寢而未寤堅衆既至生驚問左右曰此輩何等人左右曰賊也生曰賊也何不拜之堅兵皆笑生又大言何不速拜不拜者斬之堅衆引生置於别室廢為越王尋而殺之時年二十三在位三年謚曰厲王封生子馗為越王以嗣之

十六國春秋卷三十五